

贵州：“产业革命”助力山区摆脱贫困

新华社贵阳7月22日电(记者刘智强)“过去种玉米,现在改种中药材,收入翻了好几倍。”说起调整农业种植结构,最近忙着在地里采挖太子参的彭德建深有感触。

彭德建家住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马场坪村,2014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,近两年在政府的鼓励下流转25亩土地种起了太子参,顺利脱贫。

如今,走进马场坪村,家家户户院坝中搭建起的大棚格外引人注目。彭德建告诉记者,搭建大棚是为了晾晒太子参,近两年这些大棚成了村里一道新的风景线。

“一亩太子参纯收入大概在5000元到8000元。”彭德建说,因本村土地不够用,他选择到相邻的余庆县租地种植太子参,去年纯收入10多万元。

近两年,为了让贫瘠的山林土地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,贵州启动农村“产业革命”,大力调减低效传统作物,重点发展蔬菜、茶、食用菌、中药材、辣椒、石斛等12个特色优势产业。

“各地闻令而动,马场坪也不甘落后。”马场坪村支书赵国清介绍,经过两年多的产业结构调整,太子参已成为马场坪村的支柱产业,全村一共10885亩土地,太子参种植面积就有6300亩,“2019年,单是村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发给采挖工的工钱就达1000万元”。

统计数据显示,今年上半年,贵州园林水果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38.2%,中药材产值增长26.9%,茶叶产值增长25.9%,蔬菜产值增长9.7%。

特色产业唤醒了沉寂的土地,贵州农业产业发展正由“粗放量小”转向“集约规模”,一条产业发展新路越发清晰。

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,是贵州目前尚未脱贫的9个贫困县之一。曾经,农民习惯于种玉米、土豆等低效作物。近年来,威宁结合自身高寒特点,选育10余个优良蔬菜品种,推广一年三季高效种植模式。

40万亩,这是威宁县目前蔬菜基地的总面积。2019年,在威宁县五里岗街道,一个占地1465亩的现代农业物流园开始建



▲5月26日,贵州省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的村民在搬运种螺。

今年3月以来,贵州省从江县启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,结合当地梯田环境,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,在加榜乡加车、党担、加页等村实施田螺养殖项目。在田螺养殖过程中,采取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”的模式,政府统一向龙头企业采购种螺交给合作社,合作社根据贫困户水田规模和意愿发放种螺,同时公司技术人员入村开展养殖技术培训,田螺收获时再由合作社对接种螺公司统一上门按保底价回收,解除了贫困户养殖和销售的后顾之忧,进一步拓宽山区群众脱贫增收渠道。

项目分三期建成,建成后将是一个集分拣、包装、加工、销售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物流园,可带动威宁40万亩订单农业发展。

截至今年6月,贵州已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城市和对口帮扶城市累计建成138个贵州绿色农产品省外分销中心。六盘水、毕节等六个州市纳入粤港

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二级供应中心,省内57个农产品生产主体获得粤港澳大湾区直供基地认证。

记者从贵州省统计局了解到,今年1至5月,贵州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销率达94.4%。一个个香果变成了甜果脯,一颗颗金刺梨酿成了刺梨汁,一把把红

辣椒制取出了辣红素。

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何光前说,经过近几年的发展,目前贵州12个特色优势产业经营主体已有25845家,农民专业合作社70313个,他们正在与贫困山区群众一道激活农业产业链,一同摆脱贫困、迈入小康。

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

张家父子战贫记

游客走过一拨又一拨,75岁的张明锐始终守在小卖部。他左腿已截肢,与贫穷斗争了大半辈子,最近几年才过上好日子。

张明锐是四川巴中市下八庙镇万寿村村民,女儿1999年出嫁,47岁的儿子张东升是个单身汉。张明锐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,他又当爹又当妈,拼命下田挣工分,想要过好日子。1980年,35岁的张明锐患上风湿性关节炎,痛得满地打滚。

再痛也要下地干活,“我就用两块布把肿起来的膝盖包住。”张明锐一天至少要换两次布,因为膝盖流血,会把布打湿。没钱看病,两年后,病情恶化为骨髓炎。

但张明锐想过上好日子的奋斗从未停息。种庄稼,养猪、牛、鸡、鸭、蚕……可一家人仍长期吃不饱穿不暖。“挨也要挨过去,娃儿一天天长,我看得到希望。”1988年,15岁的儿子张东升外出务工,陆续往家里寄了700多元。1993年,张明锐修了一间土墙瓦顶“不漏雨”的房子。

眼瞅着日子正在好起来,厄运再次降临。1998年,张东升务工时摔伤导致腿瘸。张明锐说,“我去接他的时候,他在床上就像死了一样。”张明锐低声哽咽,“这些苦,说几天几夜都说不完。”差点丢了命的张东升,回到村里在父亲的照料下,几年后才缓缓好转。给儿子治病花光了家里仅有的700元积蓄,还负债400元。

2004年,年近花甲的张明锐外出在工地当门卫。翌年,儿子张东升逐渐康复后,也外出务工。好景不长,2009年张明锐腿疾突然恶化。2010年,张明锐在儿子陪同下回村里养病。回家第三天,他在换掉被血浸湿的裤子时,不小心摔倒。“把左腿摔断了,只能截肢。”张明锐说,父子俩打工存下5000元,截肢一下子就花光了。

脱贫攻坚打响后,张家父子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张东升被安置在公益性岗位就业,为村里护林,月收入400元。

2017年,万寿村脱贫摘帽,从贫困村蜕变为国家4A级景区,张明锐父子所在的“张家大院”也被打进了巴山民宿。“村里对张明锐父子的老屋进行了危房改造,又帮他们办营业执照,并把‘巴山小店’文旅品牌授权他们使用。”万寿村第一书记来说。

依托“张家大院”的客流量,张明锐父子的“巴山小店”一年能挣一万多元,顺利脱贫。父子俩还通过村里的扶贫产业收益,每年得到分红。“最终让我们摆脱贫困的,是党的好政策和帮扶。再加上你舍得干,再贫困的家庭都能好起来。”张东升说。

(许春红、陈健)据新华社成都电

新华社银川电(记者邹欣媛、范思翔)月季花香阵阵,苹果、酥梨已经挂果……进入夏季,六盘山下“四个一”林草产业示范园,俨然成了西海固的“后花园”。

西海固,苦瘠甲天下。由于山大沟深、生态脆弱,多年来老百姓惯于在广种薄收的土地上种土豆、杂粮,赚钱少还常遇“卖难”。为破解群众增收瓶颈,位于西海固核心区的固原市以“不怕试错”的勇气,开始寻找新出路。

固原市自然资源局林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凡说,2017年,固原市提出实施一棵树、一株苗、一棵草、一枝花的“四个一”林草产业试验示范工程,充分挖掘释放绿水青山的生态功能、经济优势和产业价值,并选择17万余亩土地试种303个品种,力争实现山绿与民富双赢。

在引种新品种、推进新产业的过程中,固原市采取政府引导、科技支撑、市场运作的方式,发挥龙头企业主体作用,尝试引导企业在试验示范园打造前端“展示橱窗”,再承包、流转或租赁荒山荒沟,生态移民迁出区土地以及闲置农耕地,作为育苗基地,有助于实现产销一体。

过去,这里的村民或面朝黄土背朝天,或逐水草而居;如今他们搬出大山告别贫瘠,在家门口吃上“旅游饭”。德吉村实现了从易地搬迁村到“网红景点”的转变。

2017年,来自尖扎县能科乡、尖扎滩乡、当顺乡等7个乡镇30个村的251户946人,告别过去自然条件恶劣、交通不便的浅脑山区,来到依黄河而建的易地搬迁安置点——尖扎县昂拉乡德吉村。

“以前家人害怕生病,去县医院要骑摩托车,要么步行;生活全靠耕地和牛羊,一年忙到头,只有三千多元收入。”48岁的村民加大说,现在他们一家三口,每年收入4万多元。走进加大的新居,四方方的小庄廓,木屋焕然一新。木屋里的木板床,仿照传统土炕连接着取暖用的藏式铁炉,屋

内处处洋溢着新生活的温馨。

“搬迁是办法,目的是致富,要致富必须有就业,乐业才能安居。”德吉村第一书记洛加才让说,德吉村地处黄河畔,海拔1900多米,气候宜人,景色别致,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。2018年,德吉村开始打造旅游特色村庄。

德吉村旅游主要采取“关门是家,开门是店”的农家乐经营模式。上午8点,38岁的卓玛太穿着整洁的藏式衬衫,开始打扫院子的卫生。院内的两个白色圆桌,可供20多人就餐;房内有4间屋,其中两间可供游客住宿。院门口的厨房有净水器、电磁炉、消毒柜等电器。

“我已经参加了4期政府组织的餐饮培训。以前,我只会捏糌粑、煮羊肉,没想到有一天能当大厨。”卓玛太向记者展示自家菜单,干锅炒鸡、酸辣蕨根粉等共有30多种特色菜品。今年“五一”期间,卓玛太的民宿平均每天收入约3000元。现在他们一家七口,年收入从过去不到1万元增加到4万多元。

洛加才让介绍,目前德吉村共有30户

六盘山下“种风景”

宁夏金成林生态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建海告诉记者,公司在彭阳县古城镇挂沟村移民迁出区建成了占地5000亩的彩叶树种育苗基地,引种了暴马丁香等新品种。“这些新树种在市场上很受欢迎,借助公司已经形成的销售网络,基本不愁卖。”他说。

同时,依托闽宁协作,固原市采取院地合作的方式,与福建农林大学、福建省农科院、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,聘请专家在规划设计、引进品种、栽培管理等方面进行技术指导,确保一个产业由一个专家团队跟踪服务。

据统计,截至2019年底,固原市已建成96个试验示范点,今年计划建设102个500亩以上的示范点,试验品种由2018年的303个聚焦到目前的40余个。

今年,各县区开始推广种植试种成功的新品种。彭阳县多个乡村都种上了矮化苹果,仅红河村去年试种了1200亩,今年又增加500亩。红河村村支书王克正说:“俗话说‘一亩果园十亩田’,种苹果比种玉米收益高得多,过去村民没种过,顾虑重重,示范园试种成功给村民带来了希望。村

里有了增收产业,稳定脱贫不是问题。”

固原市还尝试将林草产业与全域旅游、森林康养、休闲农业等深度融合,延长产业链条,提升附加值。位于原州区三营镇甘沟村的“刘姥姥庄园”是一个田园综合体,园内试种了大片向日葵、薰衣草、大果榛子、山楂树,还配套了观光长廊等。

“一到夏天,美丽的花海会吸引很多游客,去年周边村民在庄园摆小吃摊,3个月收入就高达10万元。”庄园负责人刘玲说,观光、卖苗、卖果都是利润点,未来庄园还准备发展农产品深加工、农业体验工厂等,综合效益更可观。

固原市还鼓励农户以土地入股、劳务输出等方式参与到“四个一”工程中,当地通过建立“租金保底+盈余分红+打工收入”的农户增收长效机制,让林草产业无形中成了田间地头的“扶贫车间”。

67岁的常桂莲是原州区三营镇甘沟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,在“刘姥姥庄园”打工两年,每月除草、打扫卫生能挣1300元,每年还能获得5000多元的土地流转费,过去种地难致富的她,如今靠着勤劳双手脱了贫。

新华社郑州7月21日电(雒应良、何娟)王屋山脚下的河南济源愚公村是传说已久的愚公故里。寓言里“高万仞”的大山被神仙搬走,现实中的太行、王屋却搬不动、挪不走。

愚公村曾因交通闭塞而陷于贫困,祖祖辈辈土里刨食,看天吃饭。脱贫攻坚打响后,愚公子孙传承愚公移山精神,搬掉贫困大山,发展乡村旅游,正朝着乡村振兴的目标奔跑。

昔日贫困户 今朝脱贫忙

愚公村约70%是林地,人均耕地不足1亩,地薄土贫,小麦亩产不到500斤。

踏进村民苗务成的院子时,他正靠在躺椅上看书,瞥见记者进院,忙把书扣在椅子上,起身迎了过来。

他家的院子很独特:靠山一间破败的窑洞,塌了一半;两边各一间墙体开裂的土坯房,贴了封条;一座新盖的砖房正对窑洞,客厅、厨房、卧室齐备。

三代住房共存一个院子,仿佛无声诠释着岁月的痕迹和时代的变迁。

“这是2018年危房改造时,政府帮忙新盖的房子。”今年69岁的苗务成很健谈,“老房子不让住啦,怕不安全。”

苗务成和老伴儿乔素平患有多种慢性病,三个女儿早已远嫁,老两口以前靠1.2亩薄田过活。

2017年5月,苗务成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,享受医疗保障、光伏发电、危房改造、社会救助等11项扶贫政策。

“我是既享了政策的福,又沾了村里的光!王屋山景区需要临时工,村里就喊我去帮忙,一年能赚好几千元。”苗务成精气神很足,指了指放在椅子上的小说,“你看,物质生活好了,我也开始注重精神生活了。”

2019年10月,苗务成摘掉贫困帽。今年4月起,他又在村里担任护路工,每月有800元的收入。

“以前都是土路,坑坑洼洼。现在出门是公路,抬脚上公交。我把公路维护好,也算给村里的旅游事业做贡献。”苗务成说。

目前,愚公村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户12人。愚公村党支部书记王石柱说,旅游发展的红利也会惠及他们,景区物业管理和劳务用工都可以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。

风景变“钱”景 农民忙转型

晚上8时许,愚公村王屋老街灯火阑珊,游人如织。青砖,灰瓦,老榆古槐,仿佛时光倒流几百年。

王屋老街所处位置原是愚公村三门沟居民组。2014年,为对旅游提质升级,当地谋划实施王屋老街项目,要搬迁73户村民,但大家并不买账,王院就是其中一户。

51岁的王院见过世面,做过民办教师,承包过学校食堂,还当过水泥厂工人。后来因为老人生病,只好回家种地。

“当时我种西红柿,一亩地赚上万元。租出去一亩地才一千二,不划算!”王院把账算得明明白白。

“你能保证西红柿一直卖高价吗?”村干部的一句话让王院有点动摇,眼看村里种西红柿的人越来越多,可能供过于求。

“把景区规划和愚公村发展结合起来,融入全域旅游大格局,才是长久之计。咱们呐,不能只顾眼前利益,忘了子孙后代的未来。”前来劝说的村干部趁热打铁,阐明利弊。

王院思考了很久,最终决定吃“旅游饭”。随后几年,西红柿价格果然上上下下,起伏不定。

搬到安置区的王院,盖了一座三层小楼。2019年他赶在“五一”前把住家改成农家乐,和老伴一起开业。

没想到老街人气火爆,开业四天迎来20多万名游客。“客房全部被预订,一个假期赚了5000多元。”

“有了风景,就有了‘钱’景!既要发展还得有愚公的长远眼光,决不能像智叟那样目光短浅!”王院感慨。

王屋老街带动了景区“夜经济”。每当华灯初上时,源源不断的客源就涌向愚公村。

如今,愚公村10个居民组有7个吃的是“旅游饭”,农家乐从最初的4家增加到80多家,村里90%的收入来自旅游。

提质不停步 山村变“总部”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守着金山银山,何愁不小康!”2014年,在外打工多年的乔凤田嗅到乡村旅游的商机,回村创业,开了愚公村第一个可网络预订的农家乐。

“生意越做越好,但客人多了,要求也多。”乔凤田逐渐感到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,但又不知往哪方面改进。

“乔凤田是村里农家乐的带头人,连她都困惑了,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。”在外经商20余年的王石柱对市场很敏感。

2019年,愚公村多次组织村民到省内外知名景区观摩学习。乔凤田大受震撼,“原来别人的经营理念和服务意识早甩我们几条街了!”

回来后,乔凤田投入70多万元对农家乐改造升级,打造不同类型的客房24间,包括4间“星空房”。

“愚公村基本没有雾霾,晚上看星星是很好的享受。”乔凤田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。

提质升级的不仅仅是农家乐,还有集体经济。“别看我们是一个小山村,现在已是一些公司的总部候选地了!”王石柱故作神秘地告诉记者。

原来,愚公村最近盯上了“总部经济”。愚公村地处山区,但随着交通越来越便捷,加上旅游带来的人流、物流,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,一些企业开始在此落户。

据介绍,今年6月就有5家企业落户愚公村。“虽然都是小微企业,但村民耳濡目染,绝不会成为思想上的智叟。”王石柱笑着说。



▲济源愚公村王屋老街游人如织(6月29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朱祥摄

愚公村里看变迁